

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報第9号黄論文に、以下の誤植がありました。ご面倒ながら訂正方よろしくお願
い申し上げます。著者および読者に読んでお詫びし、
訂正いたします。(1994年5月6日)

page	line	誤	正
27	11	感情叫葛	感情 <u>纠</u> 葛
28	16	《金平梅》	《金 <u>瓶</u> 梅》
"	24	想到的事	想到 <u>性</u> 的事
"	25	真实这样	真是这样
29	9	严重和衰读	<u>严</u> 重衰读
"	23	火爆腰花	<u>火</u> 爆腰花
"	26	“大碗”	“大 <u>腕</u> ”
"	"	眼睁睁地看看	眼 <u>睁</u> 睁地看 <u>着</u>
30	8	市政建设呢?	市政建设 <u>吗</u> ?
"	12	丛书中	从书中
"	32	“成绩”	“ <u>政</u> 绩”
31	3	一百元	一百 <u>万</u> 元
"	9	美人之计	美人计
"	11	高级的	高 <u>职</u> 的
"	23	慨叹道:	慨叹道: <u>“</u>
"	24	可信仰呢?	可信仰呢? <u>”</u>
"	31	如果骨于	如果 <u>肯</u> 于
32	6	伎人	<u>使</u> 人
"	20	中国有到了	中国 <u>又</u> 到了



放荡的严肃，嬉笑的悲哀

—关于《废都》的评价问题

黄修己

1 有待时间的检验

1993年的中国文坛上，最热闹的事，也许莫过于“陕军突起”。几位陕西作家，出版了很有份量的长篇小说，在全国引起轰动。其中，以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影响最大。《废都》尚未出版，就传出作者得了一百万元稿酬的消息。在《十月》杂志上刊登时，人们发现作者删节了许多性描写。随后有些地区又风传此书已被查禁，接着当然又有辟谣。真真假假，的确起到了刺激读者“读欲”的效应。在西安，《废都》的作者签名本，被炒到60元一本（原价12元）。如果不是某种原因，可以肯定评论界也会有一番热闹，因为大家的评价很不一致。已见报的和私下议论的，大概有四种态度。

一种是肯定的，认为写活了主人公庄之蝶与几个女子的感情叫葛，是当代的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。还有认为是现代小说民族化里程碑，等等。

一种是否定的，又以对其中的性描写格外反感。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写诗讽刺，说《废都》里所以有那么多□□□□（这是用以表示删去的性描写）是为了留着好画春宫。《今晚报》（天津）登出一则消息，说某男孩读了《废都》，便去强奸女孩。

第三种是不肯定不否定，又肯定又否定。

还有第四种，认为现在不要评论，对此书的评价尚须留待时间的检验。这第四种人，也许是比较有眼光，也比较谨慎的。因为，本来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接受时间的考验，由时间来决定取舍。真理不是权威的奴仆，而是时间的女儿。但对于《废都》来说，特别有这种必要。

2 拨开性描写的云雾

《废都》是现代文学中最露骨地进行性描写的小说。其实这不是《废都》的重点，不应该太过于注意这个问题。不要被它所纠缠。现在，不得不先来说这个问题，以拨开云雾，露出其庐山面目。

贾平凹在《废都》中，用加括号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的方法，企图给读者造成一种该书有许多性描写的感觉。其实，很可能是故弄玄虚，人们切勿上当。因为未删的性描写，已经相当露骨，试想，如果再要作进一步的描写，还能有多大意思？他之所以这样故弄玄虚，无非是为了制造“轰动效应”，是书籍促销的一种手段。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坛之一景。

三十年代，郑振铎编《世界文库》时，很有眼光地选入了中国的《金瓶梅》。此书因为有露骨的性描写，而成了禁书，不宜公开发表。郑便想出括号注明此处删去多少字的方法。后来一些《金瓶梅》的“洁本”，如香港的某些版本，则连这类注也不要，干脆彻底地把性描写删个干净。贾平凹是聪明的，用了郑振铎的方法做掩饰，却又保留许多仍是相当露骨的性描写，这更有利于吊读者的胃口。

至于他已写的性描写部分，其内容、方法都超不出《金瓶梅》、《肉蒲团》的窠臼。这方面，他并无什么创造性。

然而，并不是说这些部分只是抄《金瓶梅》，而没有新的含意。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，还不至于贫乏到要靠渲染色情来吸引读者。他是有意图的。

很明显，贾平凹夸大了人的性欲。主人公庄之蝶和他的妻子在一起时，是个性无能者，然而在周敏的饭席上，见到了美貌的唐宛儿，竟然支持不住，要上厕所去“解决”一下，让“秽物”奔流一番。唐宛儿，还有柳月等女人，也差不多，她们心里想到的事，下身竟即刻“湿淋淋”的流成一片。如果我们人真实这样，简直比动物还不如。显然，这是作家故意的夸张。其目的，在于更加显豁地让人们看到人身上的兽性。

早在“五四”时期新文学先驱主张“人的文学”，那时提出“神性+兽性=人性”的见解。兽性即动物性，说明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。人有食欲、性欲，无论是尊严的帝王将相，还是儒雅的才子佳人，这些方面和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一样的。但人又是进化了的，他出离了动物，高于动物，有他神性的一面。这理论在当时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，撕下了一些假正经的道德家的“神圣”的外衣，还他一个俗人的真面目。正是在这种思潮下，郁达夫写

了《沉沦》。只因为小说中写了人的性欲，冒犯了道德家，招来了许多反对之声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人都像郁达夫写的那样有性的冲动，还会做出些非礼的举动，那么人的尊严、神圣何在呢？而没有虚幻的神圣和尊严，他们怎能高高地立在人们的头上呢？

今日的中国已不再是“五四”那时的了，然而长期道学传统的影响还是有的，不过涂上了阶级的色彩。那就是，无产阶级是神，资产阶级才是兽，于是把性欲承包给资产阶级了。“文革”中的“样板戏”，那里的正面主人公，便只有神性，没有七情六欲。如果有人说李玉和、杨子荣也喜欢看美丽的异性，江水英也要谈恋爱，那会被认为对无产阶级英雄的严重和亵渎，是一种犯罪的行为。“物极必反”，作为对上述现象的反拨，到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一些原先至高至圣的大人物的私生活的种种传闻，便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。

现在贾平凹又来如此夸张地写性欲。庄之蝶是坏人吗？不是，他是大作家，大都市市长的座上客、青年人崇拜的偶像。然而，却把他写得如此世俗化，在性生活上也有庸俗不堪的一面。这可以说是对人的虚幻的神圣感、尊严感，来了个猛烈的冲击！的确会使某些人感到相当的难堪。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庄之蝶又算什么？如今某首长与他的情妇、某导演与某女演员、某经理与他的女秘书的绯闻，已经不是人们私下交头接耳的内容，而是许多小报争相捕猎的宝贝了！

当着中国全面发展市场经济，当着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时，这已经不是英雄的时代了，这个社会开始走向世俗化了。人们可以不喜欢庄之蝶等“四大恶少”，不喜欢唐宛儿、柳月等女性，然而他们活得比一般人还滋润些。当着多少农民还没有脱贫时，他们一伙吃着松子煎鱼、大爆腰花、清炖甲鱼，拿珍贵的古董互相赠送。他们早已超前“小康”了。他们有着四面八方的关系网，他们会拉关系、走后门、耍手腕，有时市长还有求于他们哩。尽管你不喜欢，他们却已是“大碗”级的人物了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看这些俗人们在西京叱咤风云。赤裸裸地描写他们的性生活，更加显露了这伙人精神领域中的庸俗面。中国的神龛里没有神了！贾平凹放荡笔墨，其实他触及的问题是很严肃的。

贾平凹最后还是让庄之蝶中风倒在车站，这是否表明他的心里也并不希望这些人有个好命运？

3 要害在一个“废”字

《废都》的要害在于一个“废”字。好比古长城上的烽火台，狼烟冲天，向远方传达告急的信息，所有的烟柱都缠绕成一个“废”字。那么它所要告急的，是什么东西“废”了呢？

是告急西京的千年文物没有保护好，要“废”了，请赶快抢救？不是。是告急西京的人口爆炸，请赶快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？不是。是告急西京的环境遭到破坏，污染严重，生态失衡，请赶快采取环保措施？不是。是告急西京城市废旧，请搞好市政建设呢？也不是。今日到中国，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看到楼越盖越高，车越来越挤，人们穿得比过去好，生活水平已有提高。城市是更加繁荣了。

那么书中写的什么东西要“废”呢？是精神！是人的精神，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。丛书中可以明显看出“物质爬坡，精神滑坡”。庄之蝶等物质生活比过去富裕多了，但他们的精神，真叫人不敢恭维，越发低下了。在中国，作家曾被尊为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；但庄之蝶配吗？他的灵魂，客气点说，也足够个灰色，哪堪师表？

围绕一个“废”字，贾平凹制造一种特别的氛围。一是通过一个拣破烂的老头，歌唱出不少民谣。这方法在现代文学中也有先例。如赵树理《李有才板话》中李有才讽刺阎家山的快板。高晓声《李顺大造屋》中李顺大的“稀奇古怪歌”等。但《废都》中民谣全不是贾平凹的创作，而是收集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的民谣，内容全是讽刺腐败现象的。如开首一首《十类人》，在流传过程中就有多种“版本”，有的叫《十等人》。这首民谣几乎是此书的一条纲，通过它勾画了弥漫全国的社会风气。又通过周敏在城墙上吹埙，与拣破烂的老头的吼声，“一个如狼嚎，一个呜咽如鬼，两相呼应”。这埙，状如鹅蛋，是极古的乐器。它能吹出什么声音？无非是悲凉的。包括那农妇牵着牛到城里卖牛奶，也不是闲笔。实在伪劣产品太多，这种当面挤奶法，虽是原始的，却比较可靠、可信。总之，整部书所营造的，是低沉的、颓废的，甚至是一种末世的气氛。

作为作品主体的，以庄之蝶为首的一群人，又在干什么？是干改革开放，还是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？都不是。这一群文化人整日里忙忙碌碌，他们可以制造假农药的101黄厂长做假广告，把他吹成“优秀农民企业家”。（当然，作为“回报”，黄厂长也要“赞助”他们的“文化事业”。）他们可以政府的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服务，市长要早出“成绩”，就离不开这

批文人帮着“搭台”。而且有时还要靠他们与省报的关系，发表文章，帮助市长巩固其政坛的地位。从而他们成了市长的座上客，成了人民代表。（而为了反驳政界对手，竟可不惜花一百元来买报纸版面，也够骇人听闻的。）庄之蝶端坐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庄严的主席台上，八面威风地让电视转播他的形象；同时却在宿舍与唐宛儿乱搞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自己私通了柳月，送给市长的残疾公子做老婆。他们攀上了与市长的关系，自然会有许多好处。人们看到，不仅钱权可以交易，就是文与权，也可以交易。全书的重头戏，是庄之蝶与景雪荫的一场名誉官司。这类官司在文艺界似已司空见惯，要紧的是双方为了打赢官司，便各显神通，据说连美人之计也用上了。于是，曲曲折折，变幻无常，胜负莫测，不靠真理，不依法律，全看手段。如果说稍微表现出一点正义感的，是给钟维贤争高级职称，但高级的“红本本”争到了，钟维贤也因经不起折腾而断气了。人们可以把各种污秽泼到庄之蝶头上：“流氓”、“淫棍”、“伪君子”、“无耻文人”……；但他如孟云房所说：“在这个城里的文化圈里，庄之蝶算是最好的！”他还是“年轻人崇拜的偶像”，“在外边前呼后拥的”。

法院是保卫真理与正义的，人民代表大会是体现人民意志的，高级职称是代表国家文化学术水平的，……这些本来都应该非常神圣、非常尊严的。然而，在《废都》里，神圣在哪里？尊严又在何方？当柳月接近了庄之蝶，便从性的问题上，“看透了这以往自己崇拜的名人，不畏惧也不觉害怕”了。这时，庄在柳的心目中，已失去了尊严和神圣。而当柳自愿嫁给市长的残疾儿子，充当庄与市长间交易的一个砝码时，她自己在人格上，也没有尊严和神圣了。牛月清发现自己丈夫与唐宛儿的关系时，也曾感到痛苦，然而得知尼姑也不干净，慨叹道；出了家的慧明也打胎，这世上还有什么是真的？还有什么让人可相信、可崇拜、可信仰呢？这似乎就是《废都》的点题之笔了。中国的神龛里，真的没有神了吗？实际上，牛月清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了！

4 要振奋，先震惊

读罢《废都》，绝不会给人以振奋之感。但如果说会让人人都垂头丧气，倒也不至。它还有其警醒的作用。好比我们身上穿着一件很时髦的西装，贾平凹不去描写它的笔挺、鲜亮的气派，却把它的里子翻了出来。人们看到那里子是烂布做的，有的地方还打着补丁，当然感到难堪。但如果骨于顺手就

把这里子撕了，换上上好的羽纱之类，这身西装表里都新，穿着也心里踏实。

不能振奋，可以震惊；震惊而后也能振奋。但究竟《废都》会起什么样的社会作用，社会又会怎么样地对待《废都》，这一切尚未见分晓，所以说还要等待时间的回答。

西京写的是西安，这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事。这里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个首都，通过秦陵兵马俑的地下兵阵，伎人们看到两千多年前第一个皇帝统一中国的宏伟气势。它成了世界的奇迹，至今令世界惊叹。往后，又有华清池让它出了名。华清池记载着无限风流、缠绵的爱情故事，不过已经没有兵马俑的气势了，它不过是皇帝宠爱的一个女人洗澡的坑。但这时毕竟还有盛唐气象，当时的长安，也比今天的西安大十倍。多么雄伟啊，西安曾经辉煌。此后则跟随着我们的民族渐渐地衰落，不过到了现代，那里还发生过“西安事变”，发生过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壮举。在那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，张杨的举动让人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但这代表民族正气的人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再往后它会怎么样呢？这要等待历史来回答。

中华民族是非常古老的，也是非常伟大的民族，它曾经多次跌倒，但也多次再爬起来前进。一个民族，不管有多么大的灾难，只要精神不死，它就有希望。如果精神“废”了，那才是可怕的。切不可一座座楼房盖起来，一根根精神支柱倒下去。贾平凹似在用嬉笑的眼光，写那一堆可笑的事，却掩盖不住他的内心的深沉的悲哀。如果说今日的中国有到了真正的“盛世”，那么在“盛世”而发“危言”，这正是民族有希望的表现！

（1993年12月8日收稿）

93年初夏6年ぶりに黄修己氏にあった。氏の宿舎で長時間話しあった。その間に二人とも大学を変わっていたし、白いものもめっきり増えていた。中国の現状や生活の問題はもちろん主要な話題ではあったが、黄氏はさかんに昔語りをされた。広東の変化にふれて、私は62年の様子を懐かしいと述べ、黄氏は奥さんの実家を初めて訪問した時の爽やかな広州、おいしかった朝がゆのことを述べられた。帰国後手紙がきて『廃都』論を寄稿してくださるというのでありがたくお受けした。われわれが読む『廃都』とつきあわせていただければ幸甚である（釜屋）